

丛小桦漫游笔记

丛小桦 著

一个漫游者
将这个世界拢入自己的视野
他也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
他看到并说出了自身和世界深处
最沉寂地方的那种躁动

行走的村落

xingzou de cunluo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丛小桦短篇小说选

行走的村落

丛小桦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行走的村落/丛小桦漫游笔记/丛小桦著. —郑州:
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80623-566-3

I. 行… II. 丛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5176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	印张 16.5
邮政编码 450011	字数 180000
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	印数 1-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720 毫米 × 1005 毫米	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566-3/I·400	定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 录

西藏行走(上:1996年)/1

在路上的三十六岁生日 1996年9月3日/1

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里穿行 1996年9月4日/5

走进墨脱 1996年9月5日/11

在墨脱 1996年9月5日/14

返回113K 1996年9月7日/16

在货车的驾驶室里过夜 1996年9月9日/18

返回波密 1996年9月10日/20

从霍尔到普兰 1996年9月23日/21

在普兰县 1996年9月24日/24

从普兰到门士 1996年9月25日/27

西藏行走(下:1997年)/31

沱沱河 1997年8月23日/31

那曲 1997年8月24日/33

那木措 1997年8月25日/35

定日珠峰宾馆 1997年9月3日/38

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 1997年9月4日/40

珠穆朗玛峰之夜 1997年9月5日/45

夜闯吉隆县 1997年9月5日/47

吉隆 1997年9月6日/51

车陷雅鲁藏布江 1997年9月8日/52

无名河边 1997年9月8日/55

走过无人区 1997年9月9日/58

札达诗意 1997年9月11日/60

札达 1997年9月12日/64

抛锚狮泉河 1997年9月13日/66

在云南过年/70

来到昆明 1999年2月10日/70

作为被车主倒卖的乘客 1999年2月11日/74

为诗人于坚拍照 1999年2月13日/76

六库的“澡塘节” 1999年2月17日/81

西班牙女郎 1999年2月18日/83

拍摄洗温泉浴的人们 1999年2月18日/84

青海散记/87

与诗人昌耀的一次短暂会面 1999年8月12日/87

在西宁 1999年8月13日/91

跟旅行社旅游 1999年8月14日/94

玛多县 1999年8月16日/97

河源一日 1999年8月16日/99

搭乘货车去玉树 1999年8月17日/107

结古镇 1999年8月18日/110

天葬台 1999年8月19日/111

出青海入四川 1999年8月20日/114

寻找美丽的村姑/117

西湾村 2002年2月14日/117

秧歌队 2002年2月14日/119

采访高利华 2002年2月14日/122

在周朵家 2002年2月14日/125

三十里铺村 2002年2月16日/126

寺沟村 2002年2月18日/129

8

米

- 府谷 2002 年 2 月 20 日/131
- 一个拒绝采访的女孩子 2002 年 2 月 21 日/134
- 风陵渡 2002 年 2 月 23 日/137
- “先发射,后瞄准” 2002 年 2 月 23 日/139
- 水上吉卜赛 2002 年 2 月 28 日/142
- 曾经掉进黄河的高小梅 2002 年 2 月 28 日/145
- 因脚踏两只船而落水的同事 2002 年 2 月 28 日/148
- 寻找蒙古包 2002 年 6 月 10 日/151
- 大学毕业的牧羊女 2002 年 6 月 10 日/152
- 农场遇冷 2002 年 6 月 10 日/154
- 移民菜农的后代 2002 年 6 月 11 日/155
- 开朗的回族姑娘杨小红 2002 年 6 月 11 日/158
- 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刘晓燕 2002 年 6 月 12 日/160
- 清朝贡品香水梨的原产地 2002 年 6 月 13 日/162
- 想上军校的女孩 2002 年 6 月 13 日/164
- 一次冒险的旅行 2002 年 6 月 13 日/165
- 大河家 2002 年 6 月 15 日/167

家住清真寺边的女孩子 2002年6月15日/170

经幡飘扬的小城 2002年6月19日/172

夜路泥泞 2002年6月19日/175

黄河源头第一乡 2002年6月20日/179

海拔4300米的学校 2002年6月20日/182

小姑娘色日的目光与神态 2002年6月21日/184

亲历黄河/188

潴热的一天 2002年8月23日/188

寻找古运河 2002年8月31日/191

王福客店 2002年9月14日/193

郭集渡口 2002年9月15日/196

在毛主席“身边”工作 2002年10月6日/198

曹岗险工 2002年10月7日/200

现代隐士任欢乐 2002年12月28日/202

寒冷的乡村旅店 2003年1月5日/204

两河交汇处的苏亚河村 2003年1月22日/206

寻找黄河首曲 2003年9月23日/209

九曲黄河第一湾 2003 年 9 月 24 日/211

索克藏寺 2003 年 9 月 24 日/214

一路上净遇到好人 2003 年 9 月 28 日/216

走访民间/219

吹糖人儿 2003 年 12 月 13 日(农历十一月二十)/219

绛县横水的布老虎 2003 年 12 月 28 日(农历十二月初六)/221

在新绛看花馍制作 2003 年 12 月 29 日(农历十二月初七)/223

民间艺人张翠凤 2003 年 12 月 31 日(农历十二月初九)/226

生活在艺术世界里的刘普旭 2004 年 1 月 1 日(农历十二月初十)/231

民间布艺品的发掘者 2004 年 1 月 2 日(农历十二月十一)/235

祖传的绣虎褥面 2004 年 1 月 4 日(农历十二月十三)/239

韦庄的葬礼 2004 年 1 月 6 日(农历十二月十五)/241

李爱姐的布艺作品 2004 年 1 月 26 日(农历正月初五)/244

浚县庙会上的民间社火表演 2004 年 2 月 6 日(农历正月十六)/247

“面人儿” 2004 年 2 月 14 日(农历正月二十四)/250

淮阳“泥泥狗” 2004 年 2 月 12 日(农历二月初二)/254

西藏行走(上:1996年)

在路上的三十六岁生日

1996年9月3日

今天是农历七月二十一日,是我三十六岁的生日。本命年的生日在途中、在西藏度过,这对我很有意味。我的生命与流浪有关,我的一生与远行有缘。

早晨起来照镜子才发现,一周来虽未晒多少阳光,但脸上却出现了藏族人脸上的那种褐斑,尤其是眼角,褶皱里是白的,其他地方是红褐色的,一舒展开是鱼尾花的。怪不得觉得脸皮疼了两三天了。

早晨十点半出发,未吃早饭。上路后,我们每人一小块压缩干粮,在慢如牛车颠如筛的车上,一小口一小口地啃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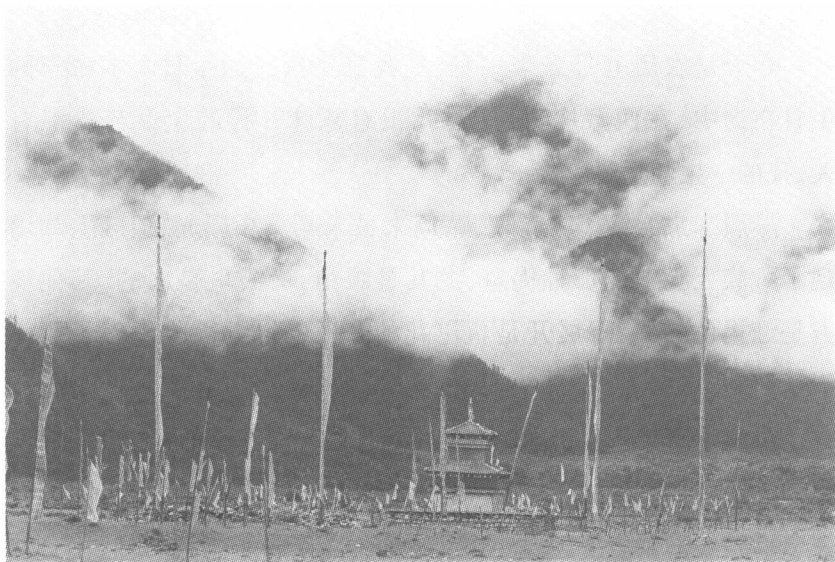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细雨蒙蒙。经过雪域,看见路边有雪莲花,如我们在去左贡途中买的一样。雪域下的山路,两边各种野花盛开,古树参天,灌木稠密。

西藏行走
(上:
1996
年)

一上路,洪文荣、小任就开始有不适反应。

此路比川藏公路最差的路段还要差不知多少倍。

早晨我和“胡子”徐孚去波密宣传部了解情况,一位女副部长接待了我们。后来她又叫来了一个姓刘的部长。他们都没去过墨脱。波密与墨脱都是县,他们县里去墨脱的人极少。墨脱对他们都有一种神秘感。女副部长带我们去波密县委招待所,找到一位前天刚从墨脱到达波密的墨脱县的干部,他的名字叫往前,门巴族人。他向我们介绍了一路上的基本情况:车只能开到80K(即从波密到墨脱的八十公里处),还有六十一公里需要步行,得步行走两天,过夜无住处,要住山洞。也可以雇向导背包,还可以租马,但要看机遇,碰不上话,有钱也租不到。



目前正是墨脱县的领导干部组织往里边运送越冬物资的时

候,封山后就进不去人了。80K 即是转运站。

早晨去买了三把藏刀,以备在山中过夜时用以防身。大家还买了手电筒,买了一箱方便面,几包压缩干粮,要买二十瓶矿泉水,但没有。

下午一点五十分,我们过了高龙山山口,开始下山,转了几个弯儿就遇上了堵车。一辆东风车的钢板断了,堵在一个山口的拐弯处,连我们的车在内,共堵了十辆车。在雨中停久了,我们的车顶棚开始漏雨,大家又是用水杯接,又是用掌击顶棚,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大家实在饿急了,洪文荣把准备到步行的艰苦地段才吃的牛肉拿出来,一人切一小块分着吃。

堵车一个多小时。几辆车的人齐心协力将故障车上的粮食卸了,把车拉到拐角处再装上。其他车通过了,而这辆坏了的车不知道还要在这里等几天,才能有援兵到来。据说在这条路上,遇到坏车堵车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通了车后,行驶了仅十几分钟又堵车了,大概是一辆车又坏了。

下山的急弯处,每辆卡车到了盘山路的拐弯处,都得走一走,倒一倒,再走走,再倒倒,一个拐弯过一辆车需要近十分钟时间。我们前面有八辆车,拐一个弯需要一个小时,这样的弯儿有好几处。

五点半到达 50K(即五十公里处),这是个养路道班。我们借用养路工的煮饭桶和火,下了几袋方便面,算是吃上了一顿热乎饭。洪文荣见下的面条多了,有点儿发火了:“明天还过不过了!叫小任买两箱,结果才买了一箱。”

这条路是单行道,不能会车,跑十公里也难遇一处能会过去车的地方。今天是波密去 80K 的车,明天的车全部由 80K 开往波密。前面的卡车开得慢如老牛,超车又超不过去。

一路淫雨。许多路段都如布满大卵石的河床,不仅流水而且卵石叠加,汽车极慢地行驶都剧烈地摇晃、蹦跳。

吃了饭刚走了十几分钟,只听前面一声巨响,一辆东风车的后轮胎爆了,没法给我们的车让路,我们只好等他们换轮胎。

一路上,前一辆车又修车一次。十点多又遇迎面来的两辆车,堵车一个多小时才错开、过去。

到达 80K 已是深夜十二点。

到 60K 时,路宽了许多。我们的司机提出:就地停下,大家在车里睡到天亮,因为前一辆货车已停下了。大家不同意,便继续前行,距 80K 仅二十公里,我们的车走了一个半小时。

为了安全,我们早就说不再跑夜车,今天不跑却不行了。因为汽车在泥泞、颠簸的山道上摇晃,速度不比人步行快多少。

今天一出波密上了山,就迷路,山上山下巨树参天,有的高达百米,几个人才能合抱。到处山花烂漫。进了原始森林后出现岔道,时常走错。

快到 60K 路段有参天巨木,风光极好。

路是从未见过的糟,连多年跑川藏公路的我们的司机向巴也说:从未见过这种路,若不是能看出车印子,谁也不会认为这样的路能跑汽车。没亲自从这条路上走一趟的人是无法想像其艰难的。

原听说到了 80K 也得睡车里,还好,我们到了 80K 后住上了木屋里的大通铺,七个人挤五个人的位置,并有开水泡方便面吃,出

乎意料的好条件。

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箱(三十包)方便面,五元一包,比外面贵好几倍。

住宿每人十元。老板娘的丈夫是 50K 的养路工。他也回来了。我们在山顶曾给他拍过照。讲定了明天由他当我们的向导,带我们步行去墨脱,每天付一百元劳务费给他。我们雇的藏族司机向巴留在这里等我们,预计六天后我们能回来,然后去拉萨。

今天这生日我过在了路上,没吃没喝也挺有意思。

晚上自然无电。吃了方便面,上床写日记。两点睡。

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里穿行

1996 年 9 月 4 日

早晨七点二十五分起床,没找到老板娘的丈夫。但听说有民工要去墨脱,我们便匆匆上路。上路时八点半,晚上九点半赶到 113K。一整天都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里攀爬、步行,个个弄得都是一身泥水,狼狈不堪。可谓惊心动魄的一天。

今早先过蚂蟥山。其实一路都有蚂蟥,只是第一座山上的蚂蟥特别多。刚上路,我们就碰上了四川遂宁来的民工谭万理和谭万东,没有他俩带路,我们肯定寸步难行。他俩是在三年前走过这条路,对目前的路况也并不熟。

我不认识山上的蚂蟥,开始爬了我一腿,我还以为是黑草棒,当谭万东指着 he 手上的一条蚂蟥告诉我时,我才发现自己手上已被叮上了。再一看,满身都是。

这一带的山里多的是旱蚂蟥。这种蚂蟥小的如小米粒,大的如黄豆、花生米,它能伸能缩、能长能圆,连针织袜子的布孔都能很轻易地钻进去。而喝饱了人血,它们便一个个鼓胀胀的,要比原先大出几十倍。



每到一处休息,我们都要脱下袜子往外倒蚂蟥。倒一次多者十几条,少则四五条。有的尚未喝饱的蚂蟥仍叮在脚脖子上,我们就往下揪。据说蚂蟥叮上了不揪下来,它喝饱了血就会自己掉下

市
流
市
克

上
:
1
9
9
6
年
(

来了,若硬把它揪下来,伤口的血就会流得更多。我们都有这个教训,揪下来后流血不止,直至流的血浓得发乌、结痂。

走在路上,我们时时觉得鞋壳和袜子里爬满了蠕动的蚂蟥,咬得人又痒又疼,但为了赶路,又不能老停下来脱鞋、脱袜子往外倒。我们穿的都是旅游鞋、胶鞋,加上被泥水灌满,每脱一次都十分费力、费时。洪文荣在途中因蚂蟥钻进袜子里,连绑腿的绷带都顾不上解,为了赶路,他干脆用藏刀挑破袜子挤出蚂蟥。

这一天紧赶慢赶,才走了三十三公里。但是这三十三公里路,却是充满了艰难与险阻的。

大约走到十五公里处时,“胡子”徐孚躺倒在雨中的泥水路上,死活不肯再走了,说出汗出虚脱了。他因为太胖,一路流汗,整个人像被水泡了一样。他说,光喝水补充心脏受不了,跳得特别厉害,不补水又虚脱。我们没经验,上路前没准备咸盐,只得将方便面的葱花盐倒入杯子里用溪水冲给他喝。

老姜在前进不敢、后退不能的陡坡上,想到了死亡,以及自己的身后事。他是偷偷出来的,单位不知道,他担心万一自己出了事,撇下一家老小没人管。

最后的危险地段是一处大塌方,我们拦腰横穿过去,大约有五百余米的距离。向导本来是挑着行李的,到了这里后,也不得不改成分两趟背。因为塌方的坡度至少有八十度,太陡;大塌方的下端就是汹涌湍急的雅鲁藏布江,太危险。我是作为第一批被安排先过的人,刚爬上危坡我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转身向后喊:让老姜赶快过,一会儿天完全黑了就难过过了。胡庆明也大喊远在后面已经落伍了、还在躺着休息的徐孚及小任。

对这条路大家都没有经验,两个向导也有三年没走这条路了,

